



薛春德 刘心明 编著

# 将帅战伤传奇

中国档案出版社

# 将帅战伤传奇

薛春德 刘心明 编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宝贵 康媛媛

封面设计/功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帅战伤传奇/薛春德,刘心明编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12

ISBN 7-80019-614-3

I.将… I.①薛… ②刘… III.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971 号

书名/将帅战伤传奇

主编/薛春德 刘心明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宏达印刷厂

规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220 千字

版次/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4000 册

定价/18 元

## 前 言

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在中华这块土地上，一代传一代，传了一千多年，至今仍朗朗上口。然而，关云长毕竟是历史人物，今不可能看到。

改朝换代，历史滚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向旧社会宣战，为人民争得民生、民权，当家做主人的斗争中，却创造了千千万万个关云长式的人物，比“刮骨疗毒”还要让人咋舌千倍的故事。

古人的“刮骨疗毒”，今人的“阉猪式的手术”，或有伤无术，全靠自然愈合，任其长好或长坏，并带伤征战……，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中华儿女才战胜了中外反动派，推动历史滚滚向前。今日的英雄，为新中国而战斗的将军们，随着历史的进程，许多人都已作古，但还有许多人尚健。笔者因工作关系，有幸见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特收录这些人的一些事，写成这本《将帅战伤传奇》，以飨读者。

《将帅战伤传奇》中的将帅，不是作者从众多将帅中精选来的，而是写了作者熟悉或朋友熟悉的将帅 50 位。尽管没有好中选优，但读来仍能领略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包括他们的情绪、意志、良心等，领略到红军精神，乃至中华民族精神。

《将帅战伤传奇》一书收录的将帅，就负伤次数而言：他们中最多的人达 17 次之多，已是遍体鳞伤，最少的人也有一两次。写作时，因篇幅受限，一般只写将军感受最深、作者认为最能代表将军精神，且最为传奇的一次，其余次数便忍痛割爱了。就负伤时的年龄分：最小的 14 岁，还是个娃娃，最大的 52 岁，已进入老年。书中写的十几位独臂独脚将军，都是在缺医少药，伤口糜烂、生蛆，不得

不在没有麻药,用木匠锯代替手术锯的情况下截肢的。就负伤后遭受的磨难看:有的与部队失掉联系,带伤讨吃要饭,寻找部队。有的被敌人逮捕,身陷囹圄,在严刑拷打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有的伤口连续复发,久治不愈,依旧冲杀在第一线。有的弹丸、弹片一直留在身上,无法施术,摧残身体,直到生命的终结。

将帅战伤和战伤后,战胜伤痛、伤残的精神,集中反映了革命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斗作风和革命风貌。他们是中国军人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将帅的战伤和战胜伤痛、伤残的实践,是把共产主义信念这一精神动力化为物质力量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过去能激励战士,鼓舞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去战斗,今天和将来也一定能激励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经济振兴去战胜困难,开拓前进。是啊,一个人具备了连死都不怕的精神,自然任何困难也会踩在脚下。

由于作者受条件限制,没能从众多老将军中精选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人和事来写,这是本书的遗憾。加之,作者水平有限,自然就更显粗糙。

本书在采写和成书过程中,曾参阅了有关著作,得到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得到了德高望重,雄风犹在的老将军和已故将军的夫人及其子女、知情人的热情关怀,订正史实,提供素材;得到了陈履仁、王颜、章沁生、丁常、唐道满、曾剑中、于献、彭庆成等同志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按将帅负伤时间为序。

薛春德 刘心明

1995年9月15日于北京西山

# 目 录

前言	(1)
“遍体弹痕余只眼”	
——记刘伯承元帅(1916. 3. 20)	(1)
差一点儿被写进阵亡将士名单	
——记陈赓大将(1927. 8. 20)	(8)
朱德说：“后会有期！”	
——记许光达大将(1927. 9. 15)	(16)
手的故事	
——记程子华将军(1927. 12. 17)	(22)
第一次当敢死队长	
——记许世友上将(1928. 3)	(28)
巾幗女谱写玉碎篇	
——记李贞少将(1928. 5)	(31)
碰到“白皮红心”的看守	
——记陈伯钧上将(1928. 7)	(36)
从腿肚子里“走”出来的子弹	
——记刘荣辉将军(1928. 9)	(41)
脚的语言	
——记韩伟中将(1931. 3)	(43)
“下次来时,给我带一只胳膊”	
——记蔡树藩将军(1931. 5)	(48)
原来是“内奸”作怪	
——记伍修权将军(1931. 9)	(54)
“打不死”轶事	

- 记李钟奇少将(1931.10)…………… (58)
- 三千里路风与雪**
- 记秦基伟上将(1932.12)…………… (64)
- 连连脱险**
- 记徐光友少将(1932.12)…………… (68)
- 周恩来批准他留队**
- 记彭绍辉上将(1933.3.21)…………… (72)
- 绝妙的镇痛药**
- 记朱云谦少将(1933.3)…………… (78)
- 插着导管走长征**
- 记王稼祥将军(1933.4)…………… (82)
- “就是死了,我也不锯!”**
- 记粟裕大将(1933.5)…………… (87)
- 小号兵火烧杨家楼**
- 记周世忠少将(1933.9.25)…………… (91)
- 马踏泥淤人犹健**
- 记赵杰少将(1933.10.16)…………… (95)
- 坐着花轿过哨卡**
- 记叶飞上将(1933.12)…………… (99)
- 这一回,他愉快服从了**
- 记陈先瑞中将(1934.3)…………… (104)
- 笑斗脓伤自施术**
- 记陈毅元帅(1934.8.13)…………… (109)
- 仇人相见不记仇**
- 记段苏权少将(1934.11.25)…………… (115)
- 霜重色愈浓**
- 记曾如清少将(1934.11)…………… (122)
- “姚一刀”绰号的由来**
- 记姚喆中将(1934.12.5)…………… (129)

<b>“我能活下来,全靠她”</b>	
——记徐海东大将(1934.12) .....	(132)
<b>一块伤疤的回忆</b>	
——记谭友林少将(1935.1) .....	(138)
<b>刁钻的子弹</b>	
——记林彬少将(1935.2) .....	(143)
<b>碑文:在此失腿一只!</b>	
——记钟赤兵中将(1935.2.25) .....	(147)
<b>艰难的足迹</b>	
——记张宗逊上将(1935.2.28) .....	(155)
<b>喝了迷魂药酒以后</b>	
——记傅崇碧少将(1935.4) .....	(160)
<b>“母子”月夜过哨所</b>	
——记李世安少将(1935.6) .....	(166)
<b>不是战伤亦是战伤</b>	
——记任思忠少将(1935.9) .....	(172)
<b>“把毛巾塞到我嘴里!”</b>	
——记贺炳炎上将(1935.12.22) .....	(176)
<b>在敌人鼻子底下治伤</b>	
——记杨银声少将(1936.2) .....	(180)
<b>一个美国作家披露的奇闻</b>	
——记余秋里中将(1936.3.20) .....	(182)
<b>“向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b>	
——记晏福生中将(1936.9.5) .....	(186)
<b>爬也要爬到陕北去</b>	
——记谢良少将(1936.11.24) .....	(195)
<b>离开死神以后……</b>	
——记彭嘉庆中将(1937.1.12) .....	(201)
<b>“死不了”新传</b>	



——记王定烈少将(1937. 3. 25) .....	(208)
<b>沙漠鸿雁</b>	
——记陈明义少将(1937. 3. 25) .....	(214)
<b>信念使他站立起来</b>	
——记张和少将(1937. 7. 12) .....	(219)
<b>保存了半个世纪的十七块碎骨</b>	
——记贺盛桂少将(1938. 9. 26) .....	(225)
<b>他血管里流淌着白求恩大夫的血</b>	
——记彭清云少将(1938. 9. 26) .....	(230)
<b>神奇的精神疗法</b>	
——记左齐少将(1938. 11. 15) .....	(235)
<b>对日作战最后一仗的指挥官</b>	
——记陈波少将(1940. 3) .....	(241)
<b>看到了战友“老外”</b>	
——记梁中玉少将(1940. 7) .....	(245)
<b>从法场劫出来的伤号</b>	
——记刘志坚中将(1942. 10. 5) .....	(250)
<b>姑娘恋上了“飞毛腿”</b>	
——记童炎生少将(1943. 1) .....	(257)

## “遍体弹痕余只眼”

——记刘伯承元帅

太行游击费纠缠，  
撑住平辽半壁山。  
遍体弹痕余只眼。  
寿君高唱凯歌旋。

这是1942年12月，刘伯承50诞辰时，叶剑英元帅送给他的首首七言寿诗，“遍体弹痕余只眼”，据后来统计，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中，刘伯承元帅先后负伤九处。可谓九死一生。

一位老将军在谈起刘伯承负伤后的处境时说：一个人在24岁失去右眼，是十分痛苦的。作为一个军人，失去了赖以瞄准用的右眼，几乎断送了军旅前程。靠一只眼睛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在世界军事史上仅有两人。一个是俄国的库图佐夫将军，在1778年率部同入侵的土耳其军队交战时，子弹打穿头部，右眼失明。当时，医生曾断言他难以活到天明。但是，他不但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还在反拿破仑的战争中，先后担任俄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和欧洲联军总司令，率部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另一位就是刘伯承。

刘伯承失去右眼是在著名的丰都战斗中。

1916年初，北洋军阀袁世凯公开宣布称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云南都督蔡锷率先宣告云南独立，起义护国。就在这时，刘伯承从上海回到四川，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王伯常、康云程组织了川东、涪陵等地的地方武装200多人起义，公开打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的旗帜。带着刀枪主动参加起义军。不几日，这支队伍就发展到2000多人。刘伯承指挥这支起义军，神出鬼没地在川东各州县四出游击，使驻扎在这里的北洋军整天龟缩在城里，不敢

轻举妄动。

这一年春天，云南护国军出兵四川讨袁，在川南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激战。刘伯承率部配合北渡长江，占领丰都，切断长江交通，阻止袁世凯派兵到川南。

丰都城位于四川东部的长江北岸，是袁世凯北洋军从水路入川作战的必经之地。如果护国军占领丰都城，不但可控制川东的大片地区，还可封锁长江通道，使入川之敌进退维谷。

北洋军对丰都的防守很重视，除驻有警备队外，又组织了反动的地方武装“万人团”并特派了一个加强营驻守丰都城内。同时在城外的江边上修工事，挖战壕，荷枪实弹，负隅顽抗。

为了打下丰都，刘伯承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的官兵听说要攻打丰都城，情绪十分高涨。当部队开到马墟垭时，刘伯承即下令停止前进，让联络官康云程先进丰都城探明虚实，联络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首领接头。

康云程受领任务后，商人装束，携带《讨袁檄文》和四川护国军《布告》，星夜混进城内，很快查清敌军兵力，为不引起指挥官的犹豫和动摇，他便遣人向刘伯承谎报：“城内只驻有北洋军两个营（实际是两个团），望速攻击。静候复命。”3月20日拂晓，护国军开始攻击。战斗打响，刘伯承奋勇当先，亲临一线指挥。丰都城内的北洋军在护国军的猛烈攻击下，一时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百余人。康云程乘机在城内广贴檄文、布告。敌军不知虚实，遍烧民房数百家，一边阻击护国军进城，一边布置退却。

北洋军兵败，护国军乘胜追击。刘伯承率部追击中，发现士兵周文华只顾冲击，忽视利用地形隐蔽自己，两个敌人正向他瞄准，急忙大吼：“周文华危险，快趴下！”“啪啪！”枪响，周文华得救，敌人的两发子弹击中了刘伯承，一弹擦伤颅顶，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眼珠子当即破裂流出眼窝，血流如注。他昏倒在血泊中。良久，他苏醒了，但什么也看不见。手一摸头部，在粘粘糊糊的血块中，他触到一个圆球——眼珠。天哪！眼珠被打出来了！难怪

什么都看不见。他奋力睁开左眼，模糊地看到敌军的旗帜还在城头飘扬。他先揩了揩脸上的血，再试着把眼珠塞进去，可无济于事。“总指挥，你负伤了。”周文华上前搀扶刘伯承。“管我干啥子！快告诉张分队长，赶快派人炸掉敌人的机枪，占领制高点，打退敌人，马上进城！”刘伯承用力一推周文华，大声命令。

周文华抹干眼泪，告诉张分队长，返回到刘伯承身边把他背到邮局，平放在柜台上，请恒青茂中药店老板郑慎之给以治疗。

护国军终因寡不敌众，失去指挥，被迫从丰都撤出。

转移时没有担架，康云程拿来一只箩筐，将刘伯承蜷缩在筐里。行走时，他在筐里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疼痛难忍，但他一声不吭。抬他的士兵无不为之惊叹。

部队撤至涪陵鹤游坪休整。刘伯承强忍剧痛，出人意料地组织召开了“阵亡将士追悼会”。官兵们见他头缠绷带，血迹斑斑，闪着炯炯光芒的左眼，强力支撑身子，向死难者默哀、致意，从牙缝里挤出铮铮之声：“护国之要，唯铁与血，袁氏不倒，天理难容！”使得参加追悼会的将士都惊呆了，不由得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由于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加上缺医少药，刘伯承的伤势日趋恶化，已不能主持军务，支队长王伯常又缺乏统一部队的能力。杨光烈、张子昭等人看到部队面临困境，感到护国军前途无望，便拉走队伍，另谋出路。王伯常虽然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但又束手无策，只好独自一人携款奔了重庆，使得一支威震巴蜀的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遂告瓦解。

部队瓦解了，刘伯承在鹤游坪呆不住了。为了躲避北洋军的搜捕，康云程不畏艰险，保护着刘伯承辗转奔走，四处躲藏。

后来藏在当地一个农民家里养伤。说来也是他的福大命大。转移到涪陵一带后，当地老乡们都很爱戴这位反袁英雄。一些革命党人秘密前来看望，左邻右舍常送鸡蛋和粮食，有的还设法弄来些中草药每日煎汤熬水，帮他治伤。当时，北洋军四处张贴布告，出资千元，悬赏缉拿刘伯承，但乡亲们都冒着风险尽力掩护，无一个贪赏

告密。

刘伯承养伤两三个月，身体渐渐得到恢复。

转眼到了春夏之交。刘伯承由康云程护送，更名换姓化装潜赴重庆就医。当走到涪陵至长寿间的蔺市镇时，突然遇到匪徒劫场，蔺市镇火光冲天，一片纷乱。雇来的两名抬夫逃之夭夭。刘伯承只好拖着病体，披着棉被，和康云程一道钻进路旁的豆田里。深夜时分，两人间道而行，到涪陵新妙场李次安家投宿。次日又启程上路，绕南岸渡江进入重庆，藏匿在王旭东、王尔常兄弟家。

重庆有家宽仁医院。宽仁医院是美国教会 1897 年建立的，设备和医疗条件比较好。这时医院住满了北洋军从泸州和丰都来的伤兵。刘伯承到了重庆先在宽仁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的脑伤，随后转到临江市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治眼伤。诊所里的沃医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医，医术十分高明，外科手术尤为著称。但此君有一种日耳曼民族的傲慢习气，对病人态度极为生硬。要碰到伤病者畏痛呼喊，这位洋大夫便会破口大骂，甚至动手殴打。

刘伯承在这家私人诊所先后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仅是割去赘肉，理顺血管。沃医生托人回德国专门为刘伯承配制假眼。几个月后，为装假眼施行第二次手术。当时，诊所设备比较简陋，动手术只能进行局部麻醉。

“头部麻醉”，刘伯承心里一格登，赶忙制止地说：“医生，听说麻药对大脑有刺激作用，就不必用了”。

沃医生一下瞪大双眼，吃惊地说：“这怎么可以？年轻人，眼睛的神经分布很密，是最敏感的部位，不用麻药，是忍受不了的。”

“明白，来诊所前我就考虑过了。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还要为国为民而战。不能没有一副清晰的头脑。我宁可忍受暂时的痛苦，也不愿使大脑受到丝毫的刺激。”

“你能支持到底吗？休克了怎么办？”

“不会，如果连这点苦都受不了，还谈得上为国牺牲吗？”

沃医生依从地说：“如果你能坚持不用，就请上手术椅试试

吧！”

“用不着手术椅。”刘伯承把自己坐的椅子搬到靠窗的一根木柱旁边，说：“沃大夫，请您试试吧！”

沃医生无可奈何地把有孔巾罩住他的脸部。刘伯承镇定自若地安然端坐，用右颊抵紧木柱。沃医生取过护士送过来的手术刀，开始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手术。

第一刀下去，刘伯承周身抖动了一下。

第二刀，他的双臂收缩了一下。

第三刀，他一动未动。

随着手术的进行，他微微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木柱，汗水顺着柱子缓慢地淌下。

他的后背渐渐被汗水浸透。

木柱下的地板上，汗水浸湿一大片。在场的康云程、王尔常等人无不替刘伯承捏一把汗。

沃医生以为刘伯承忍受不住，停住了手术，亲切地问：“麻药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用不用？”

刘伯承轻轻地摇摇头。

沃医生为刘伯承做完手术，敷上消炎药，取下白布，见他仍然面色不改，动了恻隐之心，一改以往粗暴的态度，感动地说：“照你们中国的古语讲‘目为五脏之精华，一身之要系’。先生整个手术没吭一声，很有毅力，沃某佩服、佩服！”

刘伯承诙谐地说：“我没有吭声，是在默默地数着，你需用几刀才能做完手术。阁下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

“多少刀？”

刘伯承坦然一笑：“七十余刀。”

沃医生翘起拇指，啧啧称赞：“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

刘伯承见对方豪爽，耿直，也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相告。沃医生听后，愈加赞叹地说：“你真是军神，军神！”

不久，护国军四川招讨军总司令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在招讨军司令部举行祝捷大会，邀请军政各界、社会名流，以及有影响的外国人出席。碰巧，那位曾给刘伯承治眼伤的德国籍沃医生也到会赏光。

席间，宾主散坐，闲谈见闻。沃医生向熊克武问道：“司令阁下，贵部军官刘伯承近况如何？请代问候。”

熊克武虽然久闻其名，却根本对不上号。更不知道这位反袁英雄走投无路，在学校兼课，干着吃“粉笔灰”的营生，便含糊其辞地随口应付。

酒过三巡，菜过六味。沃医生酒兴发作，口若悬河地用流利的汉语，绘声绘色地讲起为刘伯承治眼伤的经过，并当众称赞说：“刘先生惊人的勇敢及忍耐，着实令人震撼，终生难忘，贵国历史上有红脸关公‘刮骨疗毒’之说，今生我算是有幸见到了活关公。以我大日耳曼民族的标准来看，刘先生不是一般的军人，简直堪称‘军神’！过去，我一直认为东方多柔弱怯懦之士，给刘先生治伤以后，才知道并非如此。”

中外来宾听了，顿时哗然，无不称奇赞叹。

因为新闻出自洋人之口，其价值就更高了一等。不几日，“活关公”刘伯承在重庆传为美谈。当时，熊克武刚刚坐镇川东，急欲人才，便赶紧吩咐僚属查找“军神”下落。几经周转找到了刘伯承，并送去一百块大洋作养伤之用。刘伯承是个有志气的人，从不为金钱折腰，也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便愤愤地对来说：“难道我的眼睛就值一百块大洋么？！请给司令大人带回去并告诉他，我眼下还有去路。”

熊克武听到禀报，现出悻悻之情。他的挚友和谋士但懋辛先生在一旁进言：“锦帆兄，这个刘伯承正是你在川东收编民军时要打的那个英雄。蔡锷将军曾多次夸他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丰都之役实为刘伯承指挥。他勇气过人，又十分严谨，实为难得之才！”

此时的熊克武正坐“顺水船”，满想干一番大事业，便乘轿亲邀刘伯承，并委他以第九旅参谋长。从此以后的若干年，刘伯承的军旅生涯又与熊克武部结下了不解之缘。



## 差一点儿被写进阵亡将士名单

### ——记陈赓大将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揭竿而起，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震惊中外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时，陈赓担负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保卫工作。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他被调到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任营长，随部队向广东进发。一营的士兵大多是东江、湘南一带的农家子弟，士气高，战斗力强。

8月下旬，起义军经抚州、瑞金前往会昌。不料，反动军阀钱大钧部抢先抢占会昌。陈赓所在的三师是先头部队，一到会昌附近就和敌人接上火。陈赓带领第一营，由正面发起攻击，一鼓作气攻下三个山头。由于两翼部队没能按时赶到，陈赓营变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他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动员部队：“要坚决打退敌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通过会昌！”他的话音刚落，敌军四个团的兵力便包抄过来。形势危急，战斗异常激烈。战至中午，一营伤亡惨重，后续部队仍尚无踪影！陈赓焦急地直跺脚。为了保存实力，他令传令兵：“快通知全营，撤！”

攻不易，撤也不易。陈赓率部刚撤出，敌人就循迹尾追不舍。机枪在一营身后点射。一营行进在开阔、平坦的草地上无处藏身，凭着战斗经验，他带领部队往左侧闪了两下，又迅速转向右侧，然后，他又猛地收住脚步，再奔跑起来。就这样，敌人的机关枪被他愚弄着，子弹“啪啪”地打到他周围的土里。

敌人火了，又组织了两挺机关枪向他扫射，他正庆幸，突觉脚腕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膝盖一软，栽倒了。他的左腿腕和膝盖还在刺痛，有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一股粘稠的细流渗了下来，湿漉漉